

外国研究中国

2

WAIGUO YANJIU ZHONGGUO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研究中国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北京

外国研究中国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北新华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 $\frac{1}{4}$ 印张 190千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6月长沙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统一书号：2190·002 定价：0.86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华主席校订毛的遗著：《论十大关系》

.....〔英〕斯图亚特·雷诺兹·施拉姆（1）

近十年来国外汉藏系语言研究情况简介（1964—1974）

.....冯 蒸（14）

国外对《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闻 宥（83）

李约瑟谈中国传统思想的科学技术观.....（89）

美国现在如何培养研究中国的人员.....（92）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的中

国藏书胡国强（101）

美国一些中国研究家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及

其生平简介（152）

巴尼特（包大可）（167）

最近五年美国研究中国的会议（174）

第二十五届国际中国学家大会（189）

第三十届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代表大会

（第三十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196）

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一）严绍璗（205）

• 书讯 •

美国出版毛主席的《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笔记》（英译本）（281）

《从历史衡量毛泽东》·····	(283)
《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西文书目	
1945—1970 年》·····	(284)
《一九〇七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	(287)
《鲁迅对中国的洞察力》·····	(290)
《1956—1968 年间中国出版的中国绘画——	
有注解的目录和索引》·····	(290)

华主席校订毛的遗著： 《论十大关系》

〔英〕斯图亚特·雷诺兹·施拉姆*

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发表了毛于1956年4月25日所作的极其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见本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1—238页），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毛主席和他的接班人大有帮助。一方面，该文是一篇有重大价值的文献，凡是对毛泽东思想感兴趣的人都会仔细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文章校订的方法及其得以发表这一事实对于了解华国锋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对于了解华的政策意图，都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如果有人对这篇文章仍然抱有怀疑的话，该文的正式发表就最后证实了过去数十年许多国家的学者们所研究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在1969年的《万岁》（指《毛泽东思想

* 斯图亚特·雷诺兹·施拉姆是在英国工作的著名中国学家，1924年2月27日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68年以来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政治学教授（有关中国的）。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初版，1969年修订再版）；《毛泽东》（1966年初版，1974年修订再版）；《中国的权力、分享与文化变革》（1973年）。他曾译有《毛泽东，基本策略》（1966年）、《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1974年）等书。有关作者的介绍，还可参看本所编辑的《外国研究中国》第一辑《英国中国学概况》一文。

胜利万岁》——译者) 一书的原文中, 该文约为 11,500 字, 其中约有 1,500 字是这次正式发表的文本里没有的; 而这次正式发表的文本又收入了约 4,000 字的新材料, 使全文长达 14,000 字左右。换句话说, “红卫兵”文本和这个正式文本有 10,000 字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其中一部分在形式上略有不同, 但大部分是逐字逐句完全相同的。此外, 在毛用以阐明其论点的许多修辞方式和其它具体细节上, 两个文本也是一致的。

如果说, 该文的正式发表排除了以前通用文本属于伪造的可能性, 那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非正式文本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根据来了解今天华主席校订这篇文献的指导原则。当然, 我们不可能象讨论 1949 年以前的很可能是按毛主席批准的形式公开发表的著作那样有把握地、详细地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这两个不同文本。文化革命期间编辑的毛的讲话和著作, 通常被认为不够准确, 可能有某些删节。尽管如此, 即使不作逐字逐句的详细分析, 也可以大致指出增添了哪一类的材料, 删去了哪一类的材料, 甚至可以对关键段落的改写方法进行评论。

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 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问题。1965 年 12 月 27 日, 《论十大关系》的文件曾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委; 中央委员会在文件上加了按语, 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 毛泽东同志最后看了后, 觉得还不大满意, 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 汇总报告中央, 以为将来修改时参

考。”^①

在此后的十年内曾多次传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要出版，其中必将包括这篇讲话。（华国锋在1976年12月25日的讲话中宣布，第五卷将于1977年上半年问世。华的讲话载本刊第238—252页“季度大事与文献”栏内。无法确知，有关毛在1949年以后的著作的编辑工作在不同时期内究竟取得多大进展，哪些地方采纳了1965年中央委员会收集的建议，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革命前夕毛表示仍“不满意”的文件中，有哪些内容是毛亲自修改或同意修改的。既然毛把《论十大关系》当作他“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②的时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他对《论十大关系》，正如他对自己晚年的任何一篇著作一样，是非常重视的。然而，当华国锋大概是继承了厚厚一叠有关这篇讲话的笔记和草稿时，用这些文件出版12月26日发表的正式文本的责任，终于落在他的肩上了。因此，在本文标题及其他各处，都注明“华校订本”。

本文显然只是对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粗浅的反应；我将在这篇短评中确定《论十大关系》正式文本和红卫兵文本的

① 《时局》（简称CB）第892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编，1969年10月21日）第21页，参照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增订本）予以校订的译文，第19页。这个按语放在《时局》第892期刊载的《论十大关系》译文的前面，在陈杰荣（Jerôme Chen）所著的《毛》（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兰提斯·霍尔出版社，1969年）一书第65—85页上也有。收在我于1974年编辑的毛的讲话集里（《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哈蒙德斯沃思：企鹅出版社；美国潘西奥出版的名为《毛主席对人民的谈话》）的译文也源出于此。后来此译文对照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文本作了校订（同上，第61—83页，《资料汇编》，第54页）。

② 《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101页。

主要差别，研究这些差别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再扼要地探讨这些差别在哪些方面显示了华国锋的思想和意图。

首次在正式文本里出现的许多长的段落，即使随意浏览一下，也是显而易见的，必然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这些段落态度鲜明，而且往往尖锐地提到苏联和苏联样板的缺陷。举例来说，在1965年12月27日下发的文本里，毛只是含糊地提到“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而他在这里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甚至还指责“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①这一点和其它类似段落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既然这篇讲话过去通用的文本在1967年和1969年印行时苏联已经受到公开的攻击，那么就没有理由删掉这些带刺的话，这些段落必然是后加的，或者是从五十年代末期与六十年代初期的讲话中移植的。另一方面，从1955—1956年冬天开始，在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中就有类似的对苏联样板的尖锐批评；因此他也可能在1956年4月谈过这类事情。进一步说，当《论十大关系》的抄本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散发时，这类直截了当批评苏联的话很可能被删掉，以免有产生泄密而引起与莫斯科纠纷的危险，而当中央委员会1965年在较广的范围内散发此文件时，这些段落可能没有还原。

^① 比较《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里《论十大关系》的第一部分的有关段落（第62—65页）与本刊第69期第222—223页转载的正式文本的同一段落。（在能否大体上比较这两种文本的内容还是个问题的情况下，我需要参照这两个译本。在少数情况下，当需要非常精确的表达时，我就将我自己所译的中国发表的正式文本对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小册子〔香港：三联书店，1976年12月〕）。

我推测，毛主席在 1956 年确曾谈过这类事情，虽然我并不能提出确凿的证据。无论毛主席是否谈过这类事情，但收进这样反苏的言论，显然与北京议论出现“倾向莫斯科”的派别有关系；而这件事，在过去一年里曾引起极大的（或许是不值得的）注意。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述。

另一个有关段落，即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可靠性的第十段，进一步阐述了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观点，并且明确地赞同三周前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部分号召批判地学习斯大林和苏联的经验，紧接着有一大段是毛主席鼓励他的同胞们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在较早的文本里，这一段缩减为几句话，只是一般地号召“我们公开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在这里，毛主席建议不仅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要学习“只要是合乎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同时抵制和批判他们“腐败的资产阶级制度和思想”）。①

在正式文本中，对第八个关系，即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的论述，也作了长而重要的补充，这一部分的篇幅约为以前通用文本中同一部分的两倍。国内治安工作和镇压反革命显然是棘手的问题，因此早期散发的文本删去了有关这个题目的内容就不足为怪了。这个主题的大意在两种文本里都是一样的，但较为详尽的新文本有一、两点是使人感兴趣的。一方面，毛主席指出，“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

① 同上，第 236—237 页；对照《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 82 页。

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另一方面，在论证只杀极少数反革命的政策时，毛主席指出，“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这一点在以前的文本中显得简短些），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切实的论据说，如果你处决一个反革命，你就再也不能利用他提供其他反革命的证据了。^①

我以上提到的各个方面是颇为简单易懂的。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是要在很短的篇幅里概述两种文本有关经济工作形式和行政组织形式方面的差异，而这对于指导将来可能是更为重要和更为有用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对文化革命的文本并不是简单地添加一些新的段落，而是删掉一些段落，并重写了某些关键性的句子，从而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与早期文本并非截然不同，只是微妙地显示某些方面强调的重点有所改变而已。

首先是，比以往通用的讲话文本更为有力地肯定了集中领导的必要性。这一点，即使从毛主席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这句话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带有关键性的第五段——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重新改写过，增加了一些句子和段落以便突出这个重点。对头几句的修改是典型的。1969年文本的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

① 同上，第232—233页；对照《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78页，“我们在外部的形象”这一段。

② 《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73页。

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①

在新文本里，这两句话的头一句仍然保持原样；第二句改为：

“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②

当然，正式文本接着讲到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但接着，毛主席回顾了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一事，并论证“使各省直属中央”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这种初期的制度被高岗和饶漱石出于罪恶目的而加以利用了。然后，毛主席在新文本里再次断言：“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③

总的说来，强调农业和注意农民福利的必要性，在两种文本里大体是相同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述加在新文本第一部分末尾，^④其它的论述见于第四部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主席对于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

① 同上，第71页。

② 对照《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7页；《论十大关系》第10页（中文“地方”这个词在《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里为“the regions”，而在正式英文本的《论十大关系》里的“The local authorities”可指中央以下的任何一级。毛在第五部分明确指出他说的是指所有各级——从省一级到自然村一级。我在这里保留了“region”一词以表示两种文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③ 对照《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8页；《论十大关系》，第10—11页。

④ 《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64页。

因而损害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也进行抨击。他举了一个他十分喜欢的家喻户晓的比喻：“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

两种文本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中有许多不同点，其中有两点明显地反映出要将1956年毛的讲话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关切心情，这样就足以提出一个因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得到的结论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要执行的路线。第一点，在报酬和奖励方面明显地由注重个人转变到注重集体。在新文本的第四部分论及工人时，和过去的文本一样，毛提到了对工资进行“适当调整”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这一点是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根据生产率的提高。他指出最近增加工资“主要加在下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这些话在早期的文本里是没有的。对工资问题的讨论也以这样的话开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②

我要在这里提到的第二点、即最后一点，涉及到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既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列举中国比较重要的工业中心及其产品的那一段文字，在正式文本中被删掉了。^③既然鞍钢、上海造船厂已经不是秘密，那么删去这一段就决不是

① 见《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6页。

② 将《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68—69页与发表在《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5—226页的文章相对照。

③ 《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65—66页。

为了保密，而是因为这整个一段给人以假象，以为这就是今日中国工业的布局。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新加的一段，其中毛说明了1956年以前对待沿海工业的态度由于担心显然是来自美国的原子弹突然袭击而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紧接着这一段的部分，毛关于“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的论述修改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①毋庸置疑，这些修改反映了对于来自东方的美国攻击的担心已转变为对于来自北方的苏联侵略的担心。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毛主席是会同意这样修改的，如果他生前确实未作过这些修改的话。可以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旧文本的最后一句——“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也被删掉了。^②

我认为，尽管《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在编辑加工时有了一些修改，而其中新出现的一些长段落仍有理由被看作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曾经讲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呢？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去研究和推敲；当然，每个读者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目前，我仅想阐述我的两个论点。首先，这个新文本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后来在他一生的后二十年里出现的种种事物的源泉。这表明他比我们多数人迄今所认为的还更早、更明确地显示了他对汲取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

① 将《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66页与《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24页相对照。

② 《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第83页。

及想要独树一帜的关注。其次，这表明他更关心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更希望领导他的人民“转向外界”，与其他民族和文化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

这个文献在毛的继承人的思想和意图方面意味着什么呢？我已经指出过一些，现在让我将所看出的那些详细说明一下。

如上所述，《论十大关系》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即将出版后的第二天发表的。1951年10月初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文版里的一些文章，曾于1950—1951年间按年代顺序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此后也会出现类似的做法，因此，1956年4月毛的讲话在出版前被选来单独发表并不奇怪。然而，这样做是为了提出一、两个问题，而这一、两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现任领导所要强调的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

1965年12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按语把《论十大关系》说成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①最近的正式文本的编者按（指题解——译者）说得更为透彻：

“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① 《时局》，第892期，第21页；《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增订本），第19页。

的基本思想。”

这实际上是1976年12月25日华国锋讲话的一段摘录，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农业学）大寨会议已经认真地学习了这篇“光辉著作”，并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也认真学习。^①难道由于突出1956年这篇文章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说，华主席要将时针倒拨吗？

在谈到社会结构或经济结构时当然不会这样；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正式文本中一些修改的地方反而反映了要与当前相联系的关切心情，例如在有关工业布局或物质刺激的作用等方面。然而，根据这篇文章整篇被校订过、特别是第五部分被重新改写过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一种愿望，就是要恢复毛在五十年代亲自肯定的一些准则，例如领导之间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必要性，并由此消除文化革命的消极作用及其产生的后果。

我在别处曾提出，就毛本人来说，在他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时候，是试图制定一条能够保证全面协调的平衡的路线、从而避免苏联所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斗争。^②由于这篇讲话中压倒一切的唯一主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考虑每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强调某一因素，因此华国锋可能深深感到，这在今天也能为同样的目的服务。我将冒昧地进一步指出，在发表这篇讲话以及加紧制订五十年代和六

^① 见《中国季刊》第69期“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39页《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香港：三联书店，1976年），第1页。华的讲话与“题解”的唯一差别是后者将“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

^② 见《中国的权力，分享与文化变革》导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45页。

十年代的大量的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规划时，新主席正在致力于驳斥近年来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解释，这些解释是根据过去二十年毛的著作中摘引的个别片面的、含义模糊的语录而精心泡制的。

尤其是在仔细阅读毛泽东论述集中领导与群众参加的关系的许多讲话时，毫无疑问地能看出，毛总是把集中看得比民主更重要——尽管他并无忽略任一方面的意思。^①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就是华国锋修订《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实质。他在12月25日的讲话中对此作了特别强调，有力地重申了毛在1942年2月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②添进正式文本的一些段落，重申了过去两年对工资差别过大的责难，但在华的议事日程表上，这显然并不意味着权力和物质奖励应当由中国社会的所有成员来平均分配。他这种态度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是重申毛泽东1967年2月否定在现有秩序中“打倒一切”、特别是党的干部的口号——但仔细研讨这一点会使我们越出关于修订《论十大关系》的范畴而转移到分析华本人的讲话。^③

就发表毛在1956年的讲话得出的结论而言，我只想再提出两点看法，都是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首先，正如我一开始就指出的，《论十大关系》中反苏的攻击大大地加强，并且提得更明确了，华对苏联的错误加以研究后对全篇讲话所作的

① 关于这一点，还有比刚才引用的著作更明确的阐述，请参看《从历史衡量毛泽东》一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春）中我的一篇文章。

② 见《中国季刊》第69页“季度大事与文献资料”栏，第247—248页。

③ 同上，第242—243页。